

工农兵演唱丛书



小 曲 艺

一只茶缸

甘肃人民出版社

PDG

小 曲 艺
一 只 茶 缸

殷华山等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65年·兰州

一只茶缸 (小曲艺)

殷华山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兰州市第一新村)

甘肃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1/64 · $\frac{25}{16}$ 印张 · 9,000字

1965年9月第一版 196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200

目 录

一只茶缸

.....某部战士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 (1)
殷华山、敬开慧执笔

我們的連队好

.....某部三連演唱組集体创作 (20)

节日之夜

.....某部三連演唱組集体创作 (25)
芦永明执笔

一只茶缸

(数来宝)

某部战士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
殷华山、敬开慧执笔

乙：人民战士爱毛选，
立场坚定思想红。
人民战士爱祖国，
钢枪紧紧手中握。
人民战士爱人民，
人民更爱解放军。

甲：（白）說得好！
人民爱戴子弟兵，
胜过母子血肉情。
人民爱我我爱枪，

我还爱我那个旧茶缸。

乙：什么？又提你那个茶缸？

甲：哎！

我那个茶缸……

乙：（拦阻）哎……

你那个茶缸就别提，

早该扔得远远的。

满身搪瓷掉一半儿，

你还把它当成宝贝蛋儿，

和全班的缸子放一处，

它好象马群里的骆驼最突出，

缸子上面崩了瓷儿，

缸子底上开后门儿。

那天用它喝开水儿，

上烫鼻子下烫腿儿。

甲：（白）怎么烫腿呀？

乙：我端起开水准备喝，

只觉腿上发了热，

一股开水往下冒，
燙得我又是蹦来又是跳，
眼睛只顾往下瞧，
沒留神鼻子燙了两个泡！

甲：（白）現在我早修补好了。

乙：我劝你，留这个缸子沒必要，
早該把它处理掉。

甲：別看我这个茶缸不順眼，
你可知在我家已有十七年。
別看缸子不怎么好，
它的資格比你老。
別看这缸子有点烂，
你买个新的我不換。
这茶缸来历不簡單，
就是主人沒找見。

乙：（白）說了半天，茶缸不是你的？

甲：（白）不是我的。

乙：（白）那一定是拾来的！

拾到的东西不上交，

这种作风太糟糕。

甲：不是我，不上交，

茶缸的主人没找到，

为这事，我写过启事登过报。

乙：（白）对，我想起来了，

这个消息我知道。

甲：（白）你怎么知道？

乙：看报我最爱看广告。

甲：（白）别开玩笑！

我这个茶缸有来历，

听我给你说仔细。

乙：好！

甲：常听我爹给我说，

咱们穷人受盘剥。

乙：啊！

甲：咱家穷的真够呛，

连条裤子都穿不上。

鍋里的開水咕嚕嚕叫，

就是沒糧往里倒。

一間草房兩頭通，

夏怕雨，冬怕風。

全家沒有一床被，

凍得晚上沒法睡。

乙：（白）要說訴苦我不反對，
問你茶缸主人他是誰，
你怎么一下扯到了舊社會。

甲：樹有根，水有源，
說茶缸得說解放前。

乙：噢！

甲：一九四九年臘月天，
三尺大雪封了山，
咱全家挨餓又受凍，
我爹又凍又餓得了病。
眼看全國快解放，
解放軍到處打勝仗。

万恶的“遭殃軍”、“刮民党”，
死到临头逞疯狂。
平川大道他們不敢走，
一天到晚窜山沟。
見了房子他就烧，
見了猪羊就动刀，
見什么东西他就搶，
說什麼送給国軍去頂餉。

乙：这些事情我知道。

甲：（白）你怎么知道？

乙：連我家瓷壶他都要！

甲：这一天大雪紛飞夜已深，
忽听狗咬人砸門。

乙：半夜狗叫我知道。

甲：（白）噢！你又知道？

乙：不是小偷是强盜。

甲：可不是！

只听柴門一声响，

闖进三个“刮民党”，
两个兵一个官儿，
手中拿着大皮鞭儿。
当官的叉腰兵叉腿，
斜着眼睛歪着嘴。
后边跟着官太太儿，
看那个神气真“气派”儿。

乙：（白）深更半夜，你怎么看得清？

甲：黑夜里是看不清，
人家手里提馬灯。
官太太她一身打扮真稀奇，
火烧的头发画下的眉。
鞋后跟就有半尺高，
长了一个水牛腰。
两头尖，中間粗，
好象一头老母猪。

乙：（白）夠难看的了！

甲：当时你敢說难看，

准把你的嘴打烂。

乙：（白）半夜到你家来干啥？

甲：开始不知来干啥，
只听官太太吱哩哇啦說了話。

“喂！大山沟的穷光蛋，
太太有事要你办，
你給太太抬滑杆，
今夜送我过巴山。”

乙：（白）深更半夜坐滑杆儿，那准是逃跑。

甲：（白）可不是嘛！
当时我爹还有病，
听说抬滑杆就发了楞。
官太太少說也有半吨重，
你想想，我爹他能抬得动！

乙：抬不动，就不抬，

甲：不抬全家得活埋！

乙：强迫我抬我不走，

甲：刀把子握在人家手！

不走全家得杀头。

乙：（白）那跟他讲理嘛。

甲：穷人见了“遭殃军”，

有理也是说不清。

我爹无奈起身走，

我娘上前拉住手。

全家大小放声哭，

当官的抡起皮鞭手真毒，

皮鞭下来肉发麻，

皮鞭上去肉开花，

打我爹，抽我媽，

我头上还有块大伤疤。

乙：“刮民党”，“遭殃军”，

老百姓管他们叫瘟神。

甲：我爹当晚拉了伕，

我娘抱我在家哭。

只說是我爹被他們拉，

十有八九难回家。
沒料到，第三天，
我爹他坐着滑杆到門前。

乙：（白）誰坐滑杆？

甲：（白）我爹。

乙：（白）你爹不是抬滑杆嗎？

甲：不是。

“遭殃軍”下边抬滑杆儿，
我爹爹高高坐上边儿。

乙：（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甲：原来是解放軍赶到把路堵，

“遭殃軍”統統当了俘虏。
解放軍頂着风、披着雪，
押着俘虏送我爹。

乙：（白）全家可該高兴啦！

甲：哪儿啊！我娘她还不知道，
看見当兵的吓了一跳！

乙：（白）怕什么？是咱們解放軍嘛！

甲：解放軍見了我娘滿臉笑，
大娘大娘滿口叫。

乙：（白）你看自己的軍隊多親熱呀！

甲：我娘可不這樣說，
急忙進屋就端鍋。

乙：（白）端鍋干什么？

甲：老总啊！要錢咱家可沒有，
要鍋你就快端走。

乙：（白）解放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你爹爹就沒有說話。

甲：我爹受傷昏沉沉，
解放軍給他吃藥又打針。

乙：解放軍，愛人民，
就好象兒女對娘親。

甲：我娘可不這樣看，
老总啊！這錢你要多少萬？

乙：嗨！解放軍，為窮人，
不會向你要分文。

甲：当时我娘不知道，
总怕别人把钱要。
我爹慢慢睁开眼，
解放军一缸米饭送面前，
我的爹不敢要，
解放军一旁把大伯叫。

“大伯大伯别客气，
吃口米饭压压饥，
咱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穷苦人民一条心。”
我爹听说是解放军，
急急忙忙站起身，
上前拉住亲人的手，
泪珠儿一股劲地流。

乙：（白）见了亲人高兴的。

甲：解放军辞别了我家就要走，
全家送到大门口。
他们留下了茶缸和米饭，

他們留下了爱护人民心一片。

乙：（白）說了半天，茶缸是这样来的！

甲：日日盼，夜夜想，
盼来了救星共产党，
推倒头上三座山，
穷人翻身見了天。

（唱）

“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乙：（白）喏！怎么唱上了？

甲：解放軍解放了全陝南，
难道你还不喜欢？

乙：（白）当然喜欢啦！
解放陝南我知道，
当时我参加打过炮！

甲：（白）那时你几岁了？

乙：（白）六岁！